

品妙遣消 南指戲看



古今劇戲大觀

第二冊

上海中外書局印行



古今戲劇大觀 第二編

目錄

五畫

四郎探母

白水灘

九

四杰邨

打鼓罵曹

一〇

四進士

打金枝

一一

生別離

打棍出箱

一二

白門樓

打嚴嵩

一三

白蛇傳

打龍袍

一四

白虎堂

打花鼓

一五

白馬坡

打麵缸

一六

古今戲劇大觀 第二編 目錄

二

打櫻桃 一八

六畫

目蓮救母 一九

三一

玉玲瓏 二〇

三二

玉堂春 二一

三三

玉門關 二二

三四

甘鳳池 二三

三五

甘露寺 二四

三六

皮匠殺妻 二五

三七

未央宮 二六

三八

失街亭 二七

三九

司馬逼宮 二八

四一

古城會 二九

四二

舌戰羣儒 三〇

伐東吳 三一

四五

回荊州 三二

五六

血手印 三三

三七

尖嘴姑娘 三四

三九

同室操戈 三五

四一

同命鴛鴦 三六

四二

行路哭靈 三七

四三

七畫

李陵碑	四四	串珠記	五八
李剛反朝	四五	完璧歸趙	五九
別宮	四六	走麥城	六一
別妻	四七	佛門點元	六二
別母亂箭	四九	宏碧緣	六四
汾河灣	四九	空城計	六六
沙陀國	五一	妻黨同惡報	七一
孝感天	五二	牧羊卷	七二
孝婦羹	五三	東宮掃雪	七四
孝義節	五四	夜未央	七五
沈剝皮	五六	忠孝圖	七六
杜十娘	五六		

古今戲劇大觀 第二編 目錄

刺王僚	七七
刺巴杰	七八
取成都	七九
取帥印	八〇
取榮陽	八二

古今戲劇大觀 第二編

五畫

四郎探母

楊四郎延輝。自遭沙灘之役。被蕭邦所虜。幸蕭主不殺。賜以鐵鏡公主。日月如矢。忽已十五年。一日聞蕭天佐出兵攻宋。擺陣九龍飛虎谷。宋以楊六郎率兵禦之。余太君押糧到營。四郎欲至宋營一會母弟。然路途迢遙。猶在次之。而關津嚴密。決難飛逸。輾轉思量。不覺愁上眉梢。爲鐵鏡公主所見。初猶掩飾。繼則盤駁迫切。又恐說出眞情。翻爲不美。乃要鐵鏡公主對天矢誓。始說明本來面目。及欲會母之衷。曲求鐵鏡公主爲盜令箭。俾得出關。一遂私願。鐵鏡公主雖屬蠻女。尙通禮數。亦不欲其夫懨懨不歡。乃盜令箭與之。四郎遂得出關。至宋營。宋營以爲奸細。獲之入帳。六郎詰問之下。不意卽爲四兄驚喜之至。遂相

將至後營見余太君。余太君見四郎回來。抱首大哭。既悲且喜。又往見其故妻。而故妻則菱花塵滿妝閣。蜘蛛封消受淒涼况味。迨黎明欲別。夫妻母子。又不勝慘痛焉。其後宋遼言和。四郎夫婦偕回故國。

四杰村

是劇又名余干救主。本出自綠牡丹小說。卽宏碧緣中之一齣也。所稱曰四杰村者。蓋有朱氏兄弟四人。伯曰龍。仲曰虎。叔曰熊。季曰豹。習練拳棒。耀武揚威。稱霸蕪城。遂呼其居處曰四杰村。往年曾在揚州打擂。爲鮑士安駱宏勳等所打敗。鮑金花又以足尖踢出朱豹眼珠。因此深結仇讐。日伺鮑駱之隙。而圖報復。會駱宏勳被賀世賴誣陷。檻車入京。路過揚州。朱氏將宏勳刦入村中。欲施剮割。旋又打入山洞。而駱僕余干見其主爲人刦去。欲圖救援。倉黃急促。路遇普陀寺僧蕭計。審知來由。知必朱氏兄弟所爲。蕭計與宏勳本相交厚。至此願圖挽救。恰又遇漢天鵝鮑士安鮑金花等衆。一同前進。蕭計以神光普照匾額。

度登彼岸。衆將竹柵斬斷。直撲而進。值朱豹在途。卽殺之。余干卽入洞負宏勳出。而朱龍兄弟三人及師廖錫龍追趕而來。得鮑士安等抵禦。又得花振芳之助。遂打敗廖朱等。始共至普陀寺。一同會聚也。

四進士

四進士卽毛彭、田倫、劉廷俊、顧讀也。初四進士在京時。因權姦索賄。久不放官。得座師力。始得簡任京外。四人憤佞臣。擦勒至雙塔寺對天矢誓。不得貪贓納賄。時有楊素貞者。河南上澤縣人。宦家女也。嫁姚庭美爲室。庭美父曾任陝西糧道。早故。有兄曰庭春。愚呆不靈。庭春妻田氏。卽田倫之妹。而田氏吵鬧家庭。不守婦道。後與其夫合謀。搗斃庭美。串同素貞胞兄楊青。誘素貞出外。以銀三十兩買與南京人楊春爲妻。素貞哭訴老姑無人侍奉。弱子無人教養。夫死非命。無人伸雪。懷此三不遂心。不能俯從。楊春憐其情。卽毀婚書。並與結爲兄妹。願爲上控。遇一算命先生代寫呈狀。已而楊春與素貞失散。素貞浮蕩至信陽。

州。幸得客店主宋士傑援手。留之在家。認作乾女。代訴於州。州官卽顧讀。顧納狀。備文捉拿姚楊田諸人。田氏力求其兄田倫致書顧讀。附銀三百兩。顧得賄。罔顧初志。用刑逼供。收素貞下獄。板責宋士傑。士傑憤而上控。巡按適與楊春相遇。遂由春攔輿上呈。蓋巡按卽毛彭。獨其尙守初志。不失廉正。得狀後。卽提姚楊田氏。並傳田倫。顧讀對質。一鞠而服。置楊田諸人於法論。讀奪官待罪。於是庭美之冤始雪。蓋顧讀得賄之實跡。早爲士傑所得。故敢控訴官長。恃而不恐。且毛彭查訪民情。前寫呈狀之算命先生。卽毛假扮者。素貞冤情早已廉悉。故卽得平反也。

生別離

或謂商人重利輕義。如韓堅者果不誣也。蓋韓堅商賈出身。居心吞而險。積銖畜兩。居然作富家翁。不料貿易虧累。遂中落。然素性熱中。一旦失敗。雖家產蕩然。必欲重振旗鼓。以圖挽回。竟不顧廉恥。喪心病狂。擬以鑛山私售外人。有未

婚壻名柳師惠者。青年志士也。聞堅作此狂謬。力諫不可。堅老羞成怒。又恐師惠外洩。致招罪戾。乃囚冷室。使不得出。其女冷香。聞其夫爲其父所幽。與婢青梅。議私釋師惠。並偕之遁。堅派急足追冷香。返將冷香改字晉若靈。晉若靈爲賣鑛主謀者。堅故以女媚之。冷香矢志不允。因是悒悒成病。而師惠旣亡後。從其友田某入戎行。荷槍枕戈。臨陣當先。以功積官至少校。旋被彈傷。養疴田家。冷香痛將死。知師惠縱跡。乃以釵飾等件。使青梅齎柳。所以助軍需。師惠見物思人。不禁大慟。卽馳往。展叩冷香墓。杯酒熱泪。聊慰哀魂。是時堅又落魄。因晉若靈以冷香死怒。韓賣鑛之計失敗。故也。見師惠狀。不覺大慚。乃使青梅嫁之。爲補過之地。

白門樓

呂布旣弑丁建陽。又殺董卓。固一反覆小人也。惟是時羣雄割據。佔一二城。以爲根柢。帷幄決策。率兵千里。未嘗不可與衆角。而布日餐秀色。夕飲醇醪。置軍

事於不問。及曹操急攻下邳。猶未介意。諸將出戰不勝。而責諸將不爲盡心力。使軍心携貳。實自有以致之。帳下侯成宋憲輩受布責。遂盜布坐騎赤兔馬。獻之操。陳宮張遼知勢危急。排闥入告。布始換馬出戰。亦爲曹兵所殺敗。操復以水灌城。於是軍兵更搖搖無戰心。布亦自知不堪收拾。惟以酒自解。宋憲魏續。伺布醉。提布晝戟擲城下。曹兵已蜂擁而入。布赤手空拳。無以爲戰。遂被縛。陳宮張遼貂禪等。亦爲曹兵所獲。布見操。低首下心。願作降將軍而已。操愛其驍勇。亦欲收之。時劉備在座。曰：「明公豈忘下董之事耶？」養虎傷身。智者不爲。操心動。命斬之。布謂備曰：「公爲座上客。某作階下囚。不爲一矜惜。轅門射戟。公豈忘之？」大耳兒畢竟無義哉。陳宮張遼見操直立不跪。侃侃有丈夫氣。大聲詆辱。操竟殺宮而納遼。遼更要操以三事。操一一從之。遼乃降。布求生而得死。遼求死而得生死。生亦大矣。固不得希冀苟倖也。

白蛇傳

是劇一曰盜仙草。亦曰雄黃陣。乃白蛇傳中以仙草救許仙事耳。白蛇既幻人形與許仙結爲夫婦。恩愛極篤。會值端午。許仙以雄黃酒。強白蛇對酌。白蛇初不肯飲。繼因許仙敦勸。勉從其意。既而醺醺大醉。上床就寢。酒性發作。遽現原形。許仙進房探問。不料見蜿蜒巨蟒。大驚嚇死。及白蛇廻復人形。見許仙已死。不勝痛悔。思救許仙之命。非長壽山靈芝草不可。遂假扮道童往山采取。不圖爲龍虎四帥所阻。白蛇奏明來意。哀求王母。王母許之。然仙草又有鹿鶴二童把守。不得盜取。白蛇遂與二童爭鬥。鹿童爲白蛇所傷。奔報南極仙翁。仙翁遣哪吒伽藍等衆。設下雄黃陣。白蛇遂爲所擒。白蛇見南極仙翁。哀懇大發慈悲。以救夫命。仙翁嘉其志。卒以仙草與之。白蛇趨歸家中。而許仙竟得藉仙草之力復生。

白虎堂

山東穆柯寨女將穆桂英。武藝軼倫。一時無匹。楊延昭奉命征剿。出兵對壘。爲

穆桂英所辱。深以爲恥。其子宗保。年少英俊。因巡哨營寨。爲穆桂英擒獲。逼成婚姻。兩情脈脈。不勝款洽。延昭以宗保臨陣招親。違犯軍律。俟宗保回來。卽命綁出轅門。斬首。焦贊孟良求情不可。焦孟無法。奔告余太君。以爲得余太君一言。宗保必得重上白虎堂。余太君得信。果扶杖進帳。謂延昭曰。宗保犯法罪當應死。惟憐其年少無知。且楊氏僅此一塊肉。以延香火爾。如不忠祖宗。亦宜赦回。延昭雖以老母之尊。亦竟勿聽。已而入賢王趙德芳到堂。亦苦苦相求。延昭仍不允。入賢王與之爭執。延昭勃然翻顏。斥其吵鬧白虎堂。罪亦當斬。姑刑其乘馬四足。以示律無親貴。犯必懲治。至此入賢王亦討情不下。而宗保則危在呼吸。凶多吉少矣。幸穆桂英來獻降龍木等。見宗保正因親事問罪。入帳強請赦免。延昭初亦不許。懼其用武。反生波瀾。乃准其所請。惟仍要穆桂英破殺天門陣爲條件。穆桂英立允之。宗保以祖母之袒不得命。以愛妻一言而得生。穆桂英誠宗保之賢內助哉。是劇又曰轅門斬子。

白馬坡

初劉備被曹操攻奪小沛下邳諸城。而夫婦兄弟盡多失散。備則投奔袁紹。關公屯兵土山被圍。張遼說公降曹。公與二嫂遂暫居曹處。俟得備消息。卽行辭去。操欲收公心。待之甚厚。公因歎然思圖功以報。時青州袁紹派兵攻曹。以顏良爲先行。良勇有武力。兵至白馬坡。出馬挑戰。操命呂布舊將魏續宋憲接戰。未數合。卽爲良斬於馬下。又以徐晃出陣。亦爲所敗。軍氣雄盛。敵兵辟易。操營無有敢與爭鋒者。喪兵折將。操不勝愧恨。謀士程昱獻計。謂請關公出戰。必能除此醜虜。操然之。卽命張遼請關公。公與操上土山觀其軍容。操曰。如此勇猛。豈非勁敵。公曰。土雞瓦犬耳。若良則插標賣首者。誠以小醜跳梁。不直公之一揮耳。操以無人敢戰爲言。公銳身自任。卽衝下土山。斬良首級而回。操大驚喜。卽斟酒以賀。並請於獻帝賜爵漢壽亭侯。操服公神勇。公曰。吾弟翼德百萬軍中取上將首。如探囊取物。操乃命諸將書於襟角以誌之。故長坂之役。張飛一

人立灞陵橋而擋。操不敢擣。鋒交戰者以此一語也。惟戲中有許褚出戰不勝。朱路二人戰死之事。則與三國演義微有不同。是劇因關公手斬顏良解白馬之圍。又名斬顏良。

白水灘

宋時有大盜青面虎。積案累累。官軍捕拿。往往不能得手。一日青面虎步上酒樓。持壺獨酌。不覺酩酊大醉。在城隍廟打睡。爲官軍伺得縱跡。乘其好夢未回時。緊緊綑去。總兵李德俊以巨寇重犯。遞解京師處決。卽命副將夏某押解前往。又恐路途迢遠。一人單薄。發生叵測。又以兒子及捕役等隨之。青面虎有妹。亦赳赳英雄。得抓地虎報信。知其兄被官兵擒獲。卽統率嘍囉下山。在半途劫奪。而夏某等寡不敵衆。遂被青面虎兄妹殺敗。猶緊緊追趕。欲死夏某等而後快。時有穆玉璣排行十一。因呼十一郎。肩挑禮物。爲母上壽。途遇青面虎等。見而大憤。不覺拔刀相助。乃將青面虎等殺敗。而夏某等始得安回。是劇一名捉

拿青面虎。惟不知其所本。刀槍擊刺。金鼓喧震。一武場戲耳。

打鼓罵曹

男兒不得志。不能手刃權奸。誰不當如禰正平擊鼓痛罵。一洩胸中不平氣。而能拈詞摛藻。作典引美。新以媚之耶。三國禰衡字正平。山西平原郡人。學問淹博。文采富麗。孔融奇其才。薦之曹操。操以衡爲傲慢公卿。衡亦以操菲薄賢士。而相齟齬。不覺慨然言曰。天地空闊。並無一人。操曰。某麾下謀臣如雨。武將如雲。如某某輩。並天下奇才。何爲無人。衡曰。以某觀之。荀彧荀攸可使弔喪問奠。郭嘉程昱可使看墓守墳。李典樂進可使牧羊放馬。許褚張遼可使擊柝鳴更。曹子孝呼之要錢太守。夏侯惇可稱完體將軍。其他酒囊飯袋之輩。更何足道哉。操聞而大恚。適次日大宴羣臣。操命其充當鼓吏。禰諾之。明日。衡赤身裸體。立廊下擊鼓。操見之。責衡辱客。衡曰。吾露父母清白之體。愈於渾濁。有何失禮。乃擊漁陽三搗。淵淵有金石之聲。更對衆大罵曹操。聲數其罪。操不與深較。使

其賚書劉表說表降曹。實則操施借刀殺人之計耳。衡至荊州見劉表。表亦不肯代人受過。遣見黃祖。衡酒後觸黃祖。遂被害。嗚呼。禰衡雖狂。寧貪生畏死之徒所能望其背項耶。

打金枝

天寶末。安史亂起。得汾陽郭子儀東西掃蕩。轉乾迴坤。日月重光。功望浩大。殆無其匹。肅宗以女妻子儀子郭曖。詎公主皇女自尊。不依婦道。夫婦間時生勃谿。郭曖入宮先行君臣之禮。次言夫婦之好。郭曖受此無上之閻威。敢怒不敢言。亦已久之。會子儀夫婦八大壽。張樂慶賀。公卿大夫。姻戚家族。無不俯首拜祝。捧觴上壽。獨公主深居不出。不爲姑嫜稱祝。郭曖見兄嫂姊妹。都成雙作對。連翩獻頌。獨吾妻不然。是非子婦之道也。乃進宮勸之。公主不聽。遂生爭論。繼而用武。於是公主哭訴母后。助以蜚語。乃母女俱奏肅宗譖之。要求懲辦郭曖。以洗今日之辱。而洩胸中之氣。肅宗宣子儀上殿問之。不知子儀聞公主遭